



李 莊

戰鬥十日

新文藝出版社

李 莊
戰 鬥 十 日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四 • 上 海

報 告
戰 門 十 日

著 者 李 莊

★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(上 海 康 平 路 八 三 號)

新 華 書 店 華 東 總 分 店 總 經 售

新 華 印 刷 廠 上 海 廠 製 版

上 海 市 印 刷 三 廠 印 刷

陸 榮 記 裝 訂 所 裝 釘

★

書 號 (619) [I III 43] 本 書 72000 字

一 九 五 四 年 五 月 上 海 第 一 版

一 九 五 四 年 五 月 上 海 第 一 次 印 刷

本 次 印 數 22000 冊

定 價 3,900 元

★

上 海 市 書 刊 出 版 業 營 業 許 可 證 出 零 賣 號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是寫中國人民志願軍一個營對敵作戰的故事。時間在一九五一年春節前後，地點在朝鮮的漢江南岸。

這時候，志願軍和朝鮮人民軍一起，已把美國侵略軍從鴨綠江邊趕到漢江以南。一九五一年一月，美國侵略軍糾集了在朝鮮的全部人馬，向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陣地展開全線進攻。中線志願軍某部奉命扼守漢江南岸陣地，儘量殺傷和阻遏敵人，掩護東線友軍從容集結，殲滅竄入橫城地區之敵。書中記述的這個營，正是這部分志願軍的先頭部隊。他們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，英勇抗擊在人力、裝備上數倍於自己的敵軍，圓滿地完成了上級給予的任務。

本書所記述的內容都是真實的。書中的人名，因每個人的事蹟有所取捨增減，都換過了。就全書言，與其說這是一篇小說，似不如說這是一篇報告，因為它在極廣泛的範圍內，都是寫的真人實事。

定价: ¥ 3,900

1947/1/17

目次

和平博物館.....	一
在觀察員的位置上.....	二七
親人.....	三
石洞裏的人家.....	四
松樹下.....	四九
泉水邊.....	六一
我從上甘嶺來.....	七一
和黃繼光班相處的日子.....	八〇
在嶄新的生活裏.....	八六
師長和戰士.....	九一
戰鬥之前.....	九六

懷念祖國的人們……………
一〇六

愉快的會見……………
一三

在朝鮮，我也要做一個詩人！（代後記）……………
一九

三 日

一九五一年一月，一個新的戰役開始了。敵人集中了它在朝鮮的全部兵力，向漢江南岸我軍陣地展開全面的進攻。當時我軍沒有飛機，缺少大砲，糧彈供應還很困難。但就在這種困難的情況下，在零下二、三十度的叢山密林中，我軍又看準敵人，張開無數巨網，準備一面零敲碎打，一面集中殲滅。

志願軍某營完全準備停當。現在，幾個營幹部聚在一起，又讀起『夏伯陽』來了。這本書從鴨綠江北到漢江南岸，已經磨皺得不成樣子，但營長王繼光還是不肯把它丟開。他沒有一般指揮員所有的那種在空閒時玩撲克的習慣，他偶爾找到一點兒時間，譬如說，在戰鬥結束以後，或者一切都已準備就緒但還沒有打響以前，總喜歡翻翻這本書。說是學習也行，說是休息也好，總之是一件十分愜意的事情就是了。最近他們連着忙了幾天，早已筋疲力竭。從已有的準備工作看來，完成堅守十天的任務是有把握的。爲了把大戰之前的過度緊張的空氣緩和一下，他們幾個人湊到一塊兒，又來閱讀這本書。

張文奎念完夏伯陽遭受襲擊的一段，忽然停止不念了。他的眼光從書上移向掩蔽部以南那沒有盡頭的灰色的山巒上，似乎想到了什麼。

『教導員，累了麼？往下念吧！』營長催促他。

教導員扭頭望他一眼，却反問道：

『營長，你看我們這回的工事修的怎麼樣？完成任務沒問題吧？』

營長沒想到教導員提出這個問題。他按照自己的老習慣，前前後後想了幾遭，然後從稻草地舖上坐起來，鄭重其事地說：

『按說，這回工事修的不能算壞，比前幾個戰役的好多了。不過，防守十天，這任務也相當重呢。四連還沒有歸還建制，五、六連除了擔負全營的任務，還要配合友軍出擊……我看，今晚上有必要再把工事普遍檢查一遍。』

教導員那由於失血過多而經常顯得蒼白的臉，現在泛出了一片紅光，顯然是被這個問題所激動了。他揮着手，但是慢慢地說：

『我們部隊這個老問題，現在還沒有徹底解決，真是怪事。前沿的部隊沒有話說，總要把工事修得像個樣子。二梯隊就不行了；蹲在那裏，淨等出擊，還說，我們不能等着挨打，我們是拳頭，打人的……』

教導員萬沒有想到他這番話會引起營長一陣爽朗的使人困惑的笑聲。好工事能增加戰士的膽量，減少不必要的傷亡，並可在很大的程度上改變我們裝備上的劣勢，這是人人都知道的道理，有什麼可笑呢？

『怎麼，老王？』教導員漫不經心地、但非常好奇地問。

『我是說：修工事は等着挨打，不修工事倒能打人——我們這些同志的「理論」，不是很奇怪的麼？』

『當然，』教導員慢慢接下去，『對於這種思想情況，我們要負主要的責任。戰士們接受新事物比較快，班排幹部就差一點兒；他們一聽說堅守十天，估計以後必有大行動，早就不耐煩了。我們一定要告訴他們：只會進攻的部隊，絕不能算是我們的好部隊……』

清冷而寧靜的空中傳來一片使人心煩的噪音，談話被空襲打斷了。六架野馬式敵機筆直地飛過來，集中轟炸六連的陣地。營長跑到掩蔽部門口，冷冷地注視着空襲的情況。他那兩道濃黑的眉毛立時連到一起了。這是什麼徵候！為什麼敵機沒有偵察，就來襲擊我們的前沿陣地？敵人為什麼看得這樣準？是不是已經發現目標了呢？

『副營長，』營長叫道，『打電話給劉崑，叫他們注意隱蔽。讓他告訴全連，違犯防空紀律的要受處分。』

重磅炸彈震得指揮所頂上的泥土不斷落下來。六連陣地上空，頓時升起一層黃橙橙的煙霧，太陽都變了顏色。一種莫名的氣氛束緊了指揮所的人們。六連正在接受烈火的考驗，他們當然是經得住的。可是，這種集中轟炸到底是什麼意思呢？進攻？不會來的這麼快。擾亂？目標不會這麼集中，時間也不會這麼久啊！

就在這焦急等待的時候，指揮所的電話鈴急促地響起來。營長趕過去抓起聽筒，裏面是劉崑的聲音：

『敵人四輛坦克，兩輛吉普，向主陣地攻擊前進——離前沿還有一千公尺左右。……請示首長，打不打呢？』

營長皺着眉頭，用詢問的眼光向指揮所的人們一掃，然後斬釘截鐵地說：『這是威力偵察，不要開槍。注意隱蔽，嚴密監視敵人，隨時報告情況。』

營長滿有把握地放下聽筒，捲起一支紙煙，慢慢地吸起來。一支煙沒有吸完，六連陣地上傳來了急促清脆的坦克砲聲，像錘頭打着鐵板，在凝滯的空氣中來回撞擊。敵人開始攻擊，指揮所真正緊張起來了。

『敵人繼續前進，離前沿四、五百公尺，已進入輕機槍射程以內。全連進入射擊位置，請示首長，什麼時候開始還擊。』劉崑一口氣說完情況，輕輕地喘着氣，等待着指示。

營長仍肯定敵人是威力偵察，不是進攻。他命令劉崑好好地控制部隊：「沒有營的命令，任何人不能還擊！」他相信上級的指揮，相信劉崑的能力，相信自己的判斷，更相信全營的士氣，因此，他決心堅持隱蔽，和敵人來個意志的競賽。

但是，就在這個緊急時候，劉崑又來了電話，說，敵人繼續前進，坦克快要爬到工事中了，再不還擊，不但會影響士氣，而且會造成不必要的損失……

劉崑似乎非常着急，他那沉重、堅硬的山東腔調中，甚至攪雜着一些埋怨的口氣——這一點，除了深切地了解他的營長以外，旁人是不可能分辨出來的。既然劉崑都產生了這種情緒，情況一定是十分嚴重的了。但是，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？情況突然變化？沒有這種徵候。敵人摸清了我們的意圖？不會這麼快的……營長沉吟片刻，對劉崑說：

「上級命令我們隱蔽待機，我們不能過早地暴露目標。我們在陣地中等它，越遲對我們越有利……好吧，你嚴格控制部隊，任何人不許射擊，我馬上到你那裏去……」

話還沒有講完，轟炸又開始了。六連那幾座小小的山頭，完全被捲進硝煙烈火中。重磅炸彈的爆炸聲夾着密密的坦克砲聲，使遠山近谷到處轟鳴。營長撈起自己的望遠鏡，正準備到六連去，劉崑突然又來電話，說，他能夠控制部隊，既保證守住陣地，又保證不會暴露目標，他說，現在空襲正緊急，營長暫時不必到那兒去。

營長心中一動，連忙問道：

『說說你的辦法！』

『四輛坦克，兩輛吉普，沒有後續部隊，不像進攻的架子。它再前進，我順着交通溝撤退，把前沿陣地讓給他。晚上反擊，如果搞得好，還能抓幾個活的。』

『好，好！』營長想不到劉崑竟有這個好主意。立刻提高嗓門說：『就按照你的計劃行動。把後衛部隊組織好，避免無謂的傷亡；這種敵前撤退，更要注意隱蔽……』

營長坐在電話機旁，再捲起一支紙煙，埋頭思索放棄前沿陣地的後果，考慮下一步的行動計劃。晚間反擊，奪回前沿陣地，當然沒有問題。但是，今天晚間打起來，明天全營就會進入戰鬥，他那盡量隱蔽的計劃，眼看要被破壞了。……『就是這樣！』他把拳頭一揮，對電話員說：

『告訴五連，準備今天夜裏參加反擊。等一等，告訴他們，這個命令暫不下達，只讓連幹部作準備。』

半小時後，六連陣地上竟出人意外地平靜下來。劉崑報告：敵人一直進到我們前沿陣地百多公尺的地方，一面偵察，一面打砲，再沒有前進。敵人並沒有發現目標，那砲是漫山打的。現在，敵人的坦克和飛機都已撤退。我們始終一槍沒打。

營長長長地鬆了一口氣。還是原來的估計對！看樣子，敵人現在還蒙在鼓裏呢！但是不管怎麼樣，明後兩天，這裏一定打起來了。想到這裏，就對張文奎說：

『教導員，你們在這裏招呼着，我到六連看看去；這麼激烈的轟炸，可能有損失。』

太陽傍山的時候，積雪的山頭浮起一團團淡紫色的霧，涼氣襲人，營長的滾熱的頭腦立刻清醒了許多。沿着一條羊腸小路向前走，在那蒼松之下，灌木叢中，到處有我們的戰士在活動。這裏早已平靜了，平靜得就像剛才根本沒有發生過甚麼事情一樣。

在一個高聳的棱坎下，八班的戰士們在吃晚飯。冰冷的米飯，帶着冰渣子的泡菜，還有幾桶罐頭。他們吃的是那樣香甜，使人想到在祖國過年過節時候的會餐。

『營長，吃罐頭！勝利牌，祖國人民特爲我們做的。』有人看見營長來了，高聲嚷着說。

『我吃過了，大家繼續吃吧。』營長點點頭，然後問道，『兩個人一桶罐頭，幾天還沒有吃完呀！這回發的罐頭怎麼樣？』

『好罐頭！大家捨不得吃，就存下來了。繳獲的美國罐頭倒不少，又淡又腥氣，沒一點味道，比祖國的差遠了。』班長張奎說。

『祖國的罐頭，不光好吃，還真解餓呢。在飛虎山，那麼激烈的戰鬥，五天吃了兩頓半飯，硬頂下來了，都是那桶罐頭的功勞。祖國的罐頭，吃上一口，三天不餓……』一個戰士半

開玩笑半認真的話還沒有說完，全場哄然大笑起來。

聽着戰士們清亮的笑聲，營長簡直不想走了，沒有等大家讓，就在一塊大青石上坐下來。他只要有點兒工夫，就想和戰士們談談家常，說說笑笑，和看『夏伯陽』一樣感到興趣。

『現在伙食怎麼樣？』

『伙食不賴呀。一天兩頓飯，管飽，還有泡菜。』

『大家準備的怎麼樣啦？』

『出擊嗎？早準備好啦！』八班長指指自己的腳說，『就憑這雙棉鞋，說到那裏就到那裏，這兩個「輪子」，保險賽過它四個輪子。』

真的，戰士們除了武器以外，最關心的就是鞋子了。這皮棉鞋，暖和、好看、結實，最得勁兒不過了。從鴨綠江到漢江，爬過多少山，跑過多少路，不僅要趕上敵人的汽車，而且要繞到敵人前面去打伏擊，沒有好鞋怎麼辦呢？祖國人民想的真周到，知道新的戰鬥要開始，就把這麼好的鞋子送來了。

『大家說的對！這皮棉鞋是祖國人民送來的好禮物，大家要愛惜它，穿着它打好仗，不然，對不起祖國人民啊！』營長伸手抹抹自己的鞋子，讚歎着說。

『營長，這皮棉鞋沒說的，是祖國人民送給我們的好禮物。不過，更好的還在後邊呢。有

一天，我們打完了仗，離開朝鮮，坐火車回到瀋陽，挺着胸脯，邁着正步，走到月台上。少先隊圍上來，送給每人一把鮮花——那才是祖國人民最好的禮物呢！咱們舉着它，伸開大拇指，說：中國人民志願軍，打敗了帝國主義的頭子，外帶十幾個幫兇國家……」

八班長這幾句話說得大家哈哈大笑。指揮員、戰鬥員在這爽朗無間的笑聲中，完全融和在一起了。營長心中驀然湧起一股溫暖的潮流——此情此景，不是很像天津郊外的戰鬥動員，海南島上的軍民聯歡麼？憑着這些英雄的戰士，什麼敵人打不倒呢？想到現在，想到明天，他看看自己的錶，再問問八班修築工事的情況，懷着一種十分滿意的心情，跟戰士們點點頭，繼續向前面走去。在這裏，他的戰士們正縱情地說着笑着，信心十足地等待着將要到來的戰鬥。在不遠的南方，那暮色蒼茫的羣山中，友軍正在冒着濃密的砲火，和敵人爭奪五八九高地；他這久經戰鬥，三個月來始終沒有休息的兩個連，明天也有打響的可能！緊張呵，戰鬥的現實使他迅速拋掉過去的一切，加速向六連連部走去。

但是，爲了看看最前沿的情形，他悄悄地往前邊繞個彎子。

小路左側有個山包，六連在山上修了一個班的前進陣地；一個戰士正在那裏東張西望，看見營長上來，連忙蹲在工事裏。但他的工事修得太淺，蹲着還露出半個身子。

「薛家禮，這是你修的工事？敵人摔過一個砲彈怎麼辦哪？」

薛家禮瞪着稚氣的大眼睛，兩隻手在步槍上侷促不安地摩弄着，嘴巴動了幾動，實在沒有什麼可說。

看見薛家禮這種樣子，營長又不想再說什麼了。這個青年人，從營的通訊員到戰鬥班，一直是火裏來，水裏去，不管多麼艱鉅的任務，沒有完不成的。可就是有些孩子氣，對於修工事這樣的事情，直到現在還是馬馬虎虎的，這怎麼行呢？

『敵人摔過一顆砲彈怎麼辦哪？』營長重複着說。

『砲彈打不着我。明天打響了，來個全線出擊，這工事就用不着了。』薛家禮熟悉營長的脾氣，看見營長的氣頭兒已經過去了，就坦直地說了這幾句真心話，然後等待着什麼似的，怔怔地看着營長。

營長又生氣，又好笑。他用力看了薛家禮一眼，命令他立刻加修工事，並且叫他告訴班長，立刻把全班的工事檢查一遍。

『等一等，』營長看着薛家禮像完了事了，最後嚴峻地說：『記住，再這樣是不行的。你現在是在戰鬥班，要像個戰鬥兵的樣子。這是朝鮮戰爭，不是野外演習，今天多流一把汗，明天少流一滴血——把這話告訴全班的同志們，就說是我說的。』

離開薛家禮，營長又悶悶地想起不久以前教導員說的話：『改變一種思想和習慣，真是